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左日鈔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趙渭濵

經部五

讀左日鈔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録是書采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訛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

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葢是時杜解補正尚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絃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註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為杜註乃

引以補杜尤為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已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總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巽女為姜姓

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闕辛以駁伍員之復讐天經地義為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引漢書王嘉傳証屈蕩尸之當作户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

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會粹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為無補焉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左日鈔凡例

左傳之文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蓋純以史事解經者也其觧之得失余春秋集說已詳辨之此書只畧舉其槩爾

左氏論人論事時有悖于聖人者啖叔佐助趙伯循匡劉原父敞葉石林夢得趙子常汸陸貞山粲王方麓樵諸家辨之頗悉今多采用學者毋躭其文之博麗而昧其義之踳駁斯為善讀左者矣

會盟戰伐及月日人名地名之類有經文不書而傳特詳之者此正可推求筆削之旨陳正齋傅良趙子常專從不書取義最得微旨今備錄其說為解經翼輔

杜氏預注得孔氏穎達疏而明然鄭玄賈逵服虔王肅劉炫諸儒之說亦不可盡廢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注疏解經之失已辨于集說者此不重及

林堯叟注繁蕪無足取坊刻竟與杜注並行且兩注混淆無別殊可恨今盡汰之其有當者間存一二

春秋人物高下古今諸儒論之悉矣又海虞陳氏輯左氏兵法為一書甚備余廣搜諸說附以愚得少資學者見聞亭林顧先生去秋自華陰寄余左傳注數十則析疑正舛皆前人未發時此書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間取三傳三禮注疏閱之尚多可錄者因復綴緝與亭林所貽彙成二卷附之簡末他日有好古君子刻左傳全注以余書參和入之是所望也辛酉七月朔愚菴朱鶴齡書

讀左日鈔卷一

吳江朱鶴齡撰

隱公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邵寶曰大夫雖七十無無主婦者蓋衣服不備粢盛不潔不可以奉祭故也況國君乎故元妃卒於是有繼室雖然國君不再娶禮也其初娶也來媵而娣姪從

之進而攝焉固妾也是故隱公出於聲子不謂之嫡否則再納焉亦妾也是故桓公出於仲子不謂之嫡聲子娣也故疑於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故疑于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説者所以紛紛也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大夫

王樵曰此與成季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二事相類葢皆誣也按成季之將生桓公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及生而果有文在手曰友此何神也並辭有閒於
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魯不昌之語桓公以仲子手
文得國而三桓效之為此語爾

元年不書非公命也

趙汸曰傳明國史有不書之法蓋指策書正史言之
非公命不書於策所以重正史而致其嚴故杜氏謂
小事簡牘而已左氏世為國史凡經不書而簡牘有
據者悉取以為傳所發不書之義皆史例也外事如

崩薨卒葬盟會侵伐勝敗禍福經所不書者間亦推

史例以釋之

莊公寤生驚姜氏

疏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也此非生子之

常故驚姜氏按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林堯叟注武姜

困而後寤因寤而驚如此解寤生難通應劭云兒墮

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楊用脩取之吾亦未敢信也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注虢叔東虢君也疏虢叔封西虢仲封東此云虢叔東虢君也所滅之君字叔也僖五年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本有二國此為東虢後晉獻公所滅者其國在西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之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恃險不脩德為鄭滅之事也括地志洛州汜水縣古東虢之國

祭仲曰

氏族考祭氏周公第七子所封周畿内之邑世為周

卿士子孫以邑為氏祭後并于鄭故鄭有祭仲

都城過百雉

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按公羊傳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五雉為城鄭氏詩箋

引此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毛詩傳又云一丈為板

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韓詩說同而又以八尺為板諸家不一詩疏云今據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謂三分其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 張獻翼曰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

國不堪貳

注貳兩屬疏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

疏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改之準魯史之法惟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　趙汸曰春秋特筆也辭旨卓異非史家所及　鄢趙氏云當作鄔非鄢陵也詳春秋集說

不言出奔難之也

按叔段強大雋傑莊公大用兵力僅乃勝之故不書出奔難之者言克之非易也注謂莊公志在於殺難

言其奔誤矣

公入而賦姜出而賦

疏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即所賦之詩　王樵曰頴考叔之事與茅焦頗相類莊公因母惡名恐大國之議其後也茅焦之於始皇持而劫之考叔之於莊公微而動之蓋皆有所窺而入

弔生不及哀

注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陸

粲曰杜說於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元皇后喪議太
子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為
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所謂
弔生不及哀者葢言惠公薨久今來賵不及其哀哭
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為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
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為既葬而除也
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
譏宴樂而不譏除服可乎杜既創為此說故於傳中

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晉襄公既祥注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議乖違蓋雖委曲生意益顯其謬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杜護非抑

又甚矣　陳氏曰此傳文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禮也此又以贈不及尸弔不及哀為非禮却自相矛盾　按仲子當主穀梁乃惠公之母也左氏誤以為惠公夫人故云子氏未薨故名又云預凶事非禮也辯詳集說

紀人伐夷

注夷國城陽莊武縣疏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

詭諸杜注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與此有别世族譜誤以二夷為一

有蜚

疏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廵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作蜚蠦者非是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釋蟲草蟲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葢相涉誤為蠜耳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

黄澤曰傳稱太子少則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公之攝出自父命明矣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豈非以桓公故耶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國人歸向外有宋國大援隱公雖欲不讓安得而不讓穀梁謂讓桓不正此未審當時事情

公孫滑出奔衛

趙汸曰凡賤者弃史不書大夫非卿名字不登於策
公羊謂之微者穀梁謂之卑者公子尊與卿等公孫
降於公子與微者同

鄭人以王師虢師

注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　此虞虢之
虢史記注馬融云武王克商封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二年費岑音琴父勝之

注岑父費伯也前年費伯城郎　愚按魯有單伯莊

元年見經穀梁謂命於天子故稱字此費伯亦其類

三年赴以庚戌故書之

趙汸曰說者多疑傳妄按盟會戰伐經書日月傳每畧之不書日月者傳則詳之意在互文相備非無據者其崩卒偽赴亦必有考藉令構虚亦不至是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按君氏乃尹之誤當從公穀無疑辨見集說傳遂曰自公羊傳云春秋譏世卿而孟子言仕者世祿於是

儒者有世祿不世官之說愚以為非也古者天子諸
侯大夫皆以德為之殺各保姓受氏以守宗祧故曰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豈有天子諸侯世而大夫獨不
世者乎大率權之所在無不為患者人君惟務修德
選建賢良以永功臣之脩何事曲設猜防示人以薄
假卿不世國其能永存乎緣公羊之學盛行漢初霍
氏王氏世專漢權魏相劉向因述公羊之說以動主
聽而王氏卒簒漢世儒遂以其說為至允恐聖人書

尹氏卒之意實不然也

周鄭交質

愚謂周鄭並言昧君臣大義東萊駁之當矣然當時天子下夷列國左氏所書亦紀實事不然何以見齊桓晉文之烈哉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傳遜曰杜於桓五年傳云足祭仲之字陸子餘深闢其謬良然蓋足其名仲乃其字爾子餘又云先儒謂

春秋時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杜以取為叟踐此強說也　按桓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杜誤甚明

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左氏以馮自爭國非宣公罪故善之愚謂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又不私其子而立殤公二者雖非傳襲之常然皆盛德事凶終者後人為之爾公羊歸獄於宣公恐非忠恕之旨

四年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按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鄭莊公助之於時尚
未有爭國之釁也州吁欲定其位使告宋求伐鄭以
除公子馮之害横開兵端其惡甚矣　又按史記衛
桓公十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
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
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其兄自立為君為鄭伯弟
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

伐鄭盍與段比謀而翬之固請帥師亦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是故春秋託始於隱

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蘖夢得曰傳不明不氏之義但見翬乃弒君者疑其強而自恣經書翬帥師與後言公子翬異其詞若貶然故妄意之今按翬與無駭溺挾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為正

厚從州吁如陳

按州吁弑其君完完之母戴媯大歸於陳陳必深惡州吁然非覲王爲説不可誘之如陳非如陳二人不可得而誅也父子之間遂至用譎真大不幸哉 王樵曰按陳乃衛桓之母家莊公惑於嬖妾戴媯大歸陳國既知之矣乃州吁弑立不應反助之興師觀石碏告陳人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則前此陳或不知州吁之爲賊也姦黨欺蔽其術多矣石碏以賊方據國無可與圖者圖之必於陳故先與陳人定計風之

朝陳使請王覲而即陳以除之朱子語録有門人疑
引之去陳後倘陳人不殺𨚫如何葢未知此也
涖殺州吁於濮
疏賈逵云濮陳地也地理志陳留縣濮水受泲史記
石碏詳佯爲善州吁至鄭郊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
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魏禧曰古者七十而致政石碏告老在桓公初立時

桓公十六年見弑則碏已八九十歲故其使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方且誅州吁殺其子厚立宣公智力積強以復仇定國難乃出耄期之歲後世未見其人

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

疏魚者猶言獵者按古字魚通漁

書曰公矢魚于棠

王應麟曰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云則君不射是

以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子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恐非陳魚之說

翼侯奔隨

趙汸曰晉自獻公以前經皆不書葢獻公末年晉魯始通前此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

孫武子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前或擊其後以

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公羊穀梁皆云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劉敞曰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其說主公穀汪克寛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

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為二佾矣子男復何用乎禮經所紀廟堂之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樂舞而獨異於其制乎愚謂汪辨甚當可正公穀之失杜明言士有功方賜樂劉原父謂士必無樂舞亦不然傅遜曰杜氏解八佾六佾四佾二佾本之何休公羊注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用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用何氏說然傳文云舞所以節八音

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
降殺以兩故滅其二行爾此為有理若如杜説則諸
侯以下節宣皆不以八矣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
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使者慮公知其入郛則以為不及救故諱云未及國
杜注謂忿公知而故問非也公之怒怒其不以實告
林注謂怒使者言不遜亦非也
六年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疏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言更復孤壤以前之好也

今從公穀作輸辨詳集說

納諸鄢

括地志故鄢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與武昌之鄂異

秋宋人取長葛

王應麟曰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石

林槩氏考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例差兩月葢經用周正而傳采國史其自用夏正者有失更改也

七年謂之禮經

春秋即周禮也故韓宣子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

結叉之盟也

趙汸曰傳釋列國之聘有三一結好二結盟三通嗣君今考結好而聘者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

冬季氏如陳是也結盟與通嗣君而聘者不報禮薄
與交聘與也若霸國之聘與國秦楚之窺上國而來
者其事又各不同傳皆隨事釋之使猶有考也
初戎朝周發幣於公卿
注發幣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會計之吏獻物天
子
歃如忘
疏歃口含血也服虔云如而也

八年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括地志許田許州許田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

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

秋會于温盟于瓦屋

注會温不書不以告也　趙汸曰春秋諸侯之事有

不以告而史不書者有雖告而并入所重書之者凡

一役再有事理亦無不告會温以瓦屋之盟為重并

下事書之筆削舉重之義如此杜氏但以為不告後

人遂疑傳妄皆非也

為謚因以為族

注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　傳遜曰陸子餘按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今此以氏為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短澀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及反覆正文羽父為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謚也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

因以為族則問答相承了然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
展氏則用衆仲之說又了然矣又考宋戴惡與衛齊
惡固見傳中以戴齊為其臣之謚亦無定據孔疏曲
以二人當之爾即戴齊為二惡之先之謚亦在衆仲
所對之後朱子亦云此謚應作氏
公命以字為展氏
劉敞曰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無駭若公子展
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乎且

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所以請之也若公孫之子死而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氏矣

九年凡雨三日以往爲霖

劉敞曰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此傳非解經也杜氏專謂經誤不亦惑乎

見獲必務進

按獲謂獲鄭人服氏言戎被鄭獲非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

衷戎師前後擊之

疏杜云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戎師在三伏之中

十年鄭伯入宋

趙汸曰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去馮連兵至此其報復之禍烈矣然禍首在宋而鄭實有王命故春秋誅首惡而怒兵之過不悉書

十一年我先君新邑于此

按鄭自桓公始封京兆咸林後因幽王之亂寄孥虢鄶而遷焉在河南新鄭桓公至武公才二世故曰新邑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趙匡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王取鄔劉蔿音委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音頹懐

按鄔劉四邑在今河南偃師縣溫原十二邑在今河北濟源河內修武等縣嗚呼吾于桓王之易鄭田而知周之不復振也夫侯國分土天子苴白茅以錫之有定分而非可相假也況十二邑在畿輔之內茍撫

之以德威之以刑無不惕焉宇下者何至不能有而以之與人乎鄭伯知王之不競也遂敢拒戰于繻葛蘇子亦自此生心其後五大夫因蘇子以作亂實啓子頹之禍故王室日卑非諸侯能卑之也自卑也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注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歐陽氏據經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與被弒書公薨力辨隱居位非攝愚按隱公稱攝與周公異周公之攝止攝其政事而已隱

公則併君位而攝之宋穆公亦云我立於此攝也葢當時必盛傳周公有負斧扆朝諸侯之事故魯宋相效為之不知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具見於書明堂負扆乃後世稱述之謬夫國政可攝也君位不可攝也若攝君之位則嗣子長而復辟將儼然太上自居耶抑傫然北面復就人臣之列耶隱公君魯已十一年矣羽父請殺桓公葢疑其不反位故以此探之隱公爾時即挈國而授之桓猶虞無以自處乃曰使營菟

裘吾將老焉菟裘者魯之別邑也既有新君以居乎內復有故君以居乎外是國有二君也隱即無不利於桓之心而桓也陰賊人也能不疑其中分魯國若曲武桓莊之於晉也羽父於是承桓命而揕之刃鍾巫之禍謂非隱自取之不可也歐陽子但信經文以為隱公非攝而不知隱實攝君位故時史稱公夫子亦據而書之王莽之居攝亦攝天子位也遂成篡奪之禍是烏可無辨不成喪也

趙汸曰傳言不以君禮成喪故史不書葬定姒不書小君王子猛卒同

桓公

元年鄭伯拜盟

趙汸曰傳言拜盟如拜貺拜辱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若鄭伯身來與吾君接無不書之理

宋華父督

趙汸曰華父字也如言弗父何公父歜與孔父嘉五

世別族者不同督公孫也無賜族之法

二年立華氏也

注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趙汸曰言立以為卿

注謂未死賜族非也莊王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注云

立後說者亦謂賜族然叔牙之子經書公孫茲茲之

子得臣乃氏叔孫則非賜族明矣彼非賜族此言立

華氏豈賜族乎

大路越戶括反席

六經正誤越即麻紵焦蘇黄草之屬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草席也音活後漢書世祖嘗勑會稽獻越布即此

衮冕韍珽

注韍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若今吏之持簿徐廣云持簿即今手板

藻率音律韠鞈

注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疏周禮典瑞王執鎮

圭繅藉五采鄭司農讀繅為藻　傳遜曰藻從玉藻之藻率從率帶之率本二物按禮記有玉藻貫玉以藻藻者雜采絲繩也又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繂同綆緝也韻書鞞琫二字同詩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說文亦云琫佩刀上飾

鞶厲游纓音留

注纓在馬膺前如索帬疏纓當馬胷以削革為之

火龍黼黻

注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按此黻與上黻珽之黻不同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趙汸曰告廟飲至策勳乃反行常禮皆同時于廟中行之策勳即書至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曰孟獻子書勞于廟是其事也非由告廟飲至然後書至不告廟飲至則不書至也

命之曰仇

金履祥曰仇即文侯平王之初受秬鬯圭瓚之命凡周未遽替也曲沃之封自在昭侯之世師服所言以防奪嫡之漸爾

卿置側室

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疏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鄭玄云正室嫡子也故知側室是衆子文十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漢書文帝賜南粤王趙佗書朕高皇帝

側室之子

大夫有貳宗

注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疏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故云小宗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爾貳宗與側室為例皆官名與立宗別　傳遜曰孔疏因注以側室為立官遂云貳宗亦官名陸子餘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貳宗固應請于君于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貳宗為官必非何也以

其不類官名也又注云適子為小宗此其意以諸侯為大宗爾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大抵始為小宗既為大宗小宗四大宗一併而為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有大宗矣其貳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三年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李靖兵法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

合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今按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諸侯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今以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且所謂五人

為伍什伍為隊至今因之

魚麗之陳

魚麗者魚入其中不能出也詩魚麗于罶陳名取此

仍叔之子弱也

愚按經係仍叔之子來聘于夏而此傳下有秋大雩之文則聘之在夏明矣前傳有秋伐鄭葢統言伐鄭事本末爾不知杜何以有久留在魯之說孔氏疑將伐鄭而遣告魯事或有之

啓蟄而郊

疏夏小正正月啓蟄故漢氏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

過則書

疏卜不吉則當改卜次旬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慢

六年楚武王侵隨

趙汸曰楚自熊通以上未與魯通傳俱載其伐滅諸國志在兼并諸夏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楚之羸其誘我也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亦此義也

不疾瘯蠡

疏蠡說文作瘰云瘯瘰皮肥也

齊侯又請妻之固辭

呂祖謙曰鄭忽不求助大國而云自求多福其言是矣然非奮然誠有是志也使忽誠有是志則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矣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動多疑沮不知審量所以始受制於祭仲而卒死於高渠彌之難也

接以大牢

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傳遜曰考之禮經謂以太

牢之禮接見太子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澔已辨其謬且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太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疏子生三月為之立名其終也必將諱之故須預有所避為下諸廢張本　王應麟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乃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

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名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顔氏家訓

八年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嘉祐集范蠡云凡陣之道益左以為壯設右以為牝季梁策楚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葢一陣之間必有牝壯左右要當以我強攻其弱爾愚按兵法又有以我之弱當敵之弱者孫臏所謂以君下駟與彼

上駟一敗而二勝之道也　鍾惺曰鄭與王戰子元曰陳亂莫有鬬心云云隨與楚戰季梁曰楚人尚左云云鄭計妙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勢整且亿而為亂善於攻整者也隨計妙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堅且亿而為瑕善於攻堅者也

九年唯王后書

趙汸曰莊十八年傳見惠王后陳嬀宣六年傳見定王后齊姜何不書葢二后非魯主昏故特存魯主昏

者以見義

荀侯賈伯

注荀賈皆國名　按荀疑即郇曹風郇伯勞之李氏

云郇國今河中猗氏縣

賓之以上卿禮也

疏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

也昭二十三年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

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卿爾　賓之以其
國上卿之禮

十年魯以周班後鄭

班爵祿之班鄭主兵當先以周班故後

十一年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注宋不書經闕　趙汸曰此即戰郎諸侯也用一事
再見書人例經無宋傳衍文宋亦不當序鄭下注云
經闕非

鄖人軍其郊必不戒

孫武子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張預曰戰于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楚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戒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十二年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

按楚郊郢一統志云在安陸州古名郢中安陸之東即德安應城縣界有蒲騷城古鄖邑鄖人望救鬭志不决禦四邑以絕其來救之路而潛出銳師以加之兵法所謂奇正並用也

十三年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缺　伯比云必濟師此隱語也使楚子不告鄧夫人夫人或問而不悟則濟師二字虛設矣吾謂伯比見楚子時當以莫敖必敗之故明告之楚子能信鄧

夫人之言豈不能納伯比之諫而必出此隱語幾幸其君之悟於不可必之天乎故告君者諷可也略不可也略可也隱不可也為隱語而旁無一人代之分疏將奈何

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吕祖謙曰瑕之禍在絞不在蒲騷也蒲騷之勝用鬬廉也絞之勝自用也茍挫於絞必謂昔以用人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為戲矣

有城下之盟而忘巳之不如闕麋所以堅其自用之心而促其荒谷之縊也

不書所戰後也

注公後地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趙汸曰會期輕戰期重公雖不及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舉戰地何故反沒之乎此有筆削之旨見屬辭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趙汸曰啖氏云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

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今按土功自戒事至畢功非止一月之事故城築皆時而不月兼春秋城築多為備敵興功得時非時本無足議傳既發不時之義於此言書時疑若美之故為後人所議

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

按史記衛莊公卒子桓公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公四年則衛桓公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立然則宣之烝夷姜生伋子

當在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假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當不遠宣在位十九年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死朔之能同愬兄固無足怪洪容齋以此為疑葢誤以宣公為代莊公爾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蘇潁濱謂壽之死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朱子亦云然壽之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責壽壽亦大不幸哉

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底日

注位從卿故言居卿底平也謂平歷數疏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然則天子掌歷者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傳言居卿則是尊之若卿

十八年使公子彭生乗公公薨于車

公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飲酒于其出也使彭生拉幹而殺之按

桓公三年娶文姜六年生莊公十八年乃與桓公如齊則時人所疑非桓公子者妄矣猗嗟詩展我甥兮春秋書子同生雖微詞亦紀實也

齊人殺彭生

注不書非卿　陳傅良曰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杜說非是公子書殺不必皆卿今按史既諱戕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

齊侯師于首止

按首止衞地時衞朔奔齊齊人若將為討衞亂而出者以誘子亹也

莊公 莊公之世事見於經而無傳者甚多疑有闕佚

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趙汸曰傳於莊閔僖不書即位發義不一皆未當當從二傳繼弑君嗣子不言即位為是啖氏亦云

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

注文姜之義宜與齊絶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

以示義疏觀此解之義夫人宜與齊絕釋例言莊公宜與齊絕者夫人尚宜絕莊公固宜絕矣先儒謂莊公宜與母絕杜意莊公宜與齊絕故偏據莊公為文愚按此義臨江張氏得之見集說

三年鄭伯辭以難

林注鄭伯子儀也按鄭伯乃厲公非子儀辨見集說

四年盈而蕩天之道也

按史記楚熊渠始僭王號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之

至魯桓公六年熊通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

通乃自立為武王至魯莊四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

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之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然則

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號以為盈也

除道梁溠營軍臨隨

注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溳水按通志㴲水在

今隨州城東南㵩水在隨州城西北㴲水即溠水也

西魏改㵩西曰下溠取此楚子已卒而闕祁屈重秘

其喪更開道為梁築軍壘以臨隨為持久計隨人不
測乃懼而求成
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注汭內也謂漢西　陸粲曰詩芮鞫之即毛傳芮水
涯也鄭箋芮之為言內也杜依鄭說據傳云漢東之
國隨為大若為會於漢西則楚師原未涉漢下文何
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與傳文異矣
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汭此說是　愚按漢晉春秋

諸葛亮卒於郭氏塢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儀乃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夫反旗鳴鼓即此之除道梁溠也入谷然後發喪即此之濟漢然後發喪也伯約之智蓋得之左氏者也

六年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劉敞曰朔比衎黔牟比剽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絕衎賞罰無章莫此為甚　邵寶曰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又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三人皆非所當

立也況朔搆伋子并及壽無故以死則朔也安得為君黚牟之立謂之不度見成敗而忘義理君子之論豈其然哉

雖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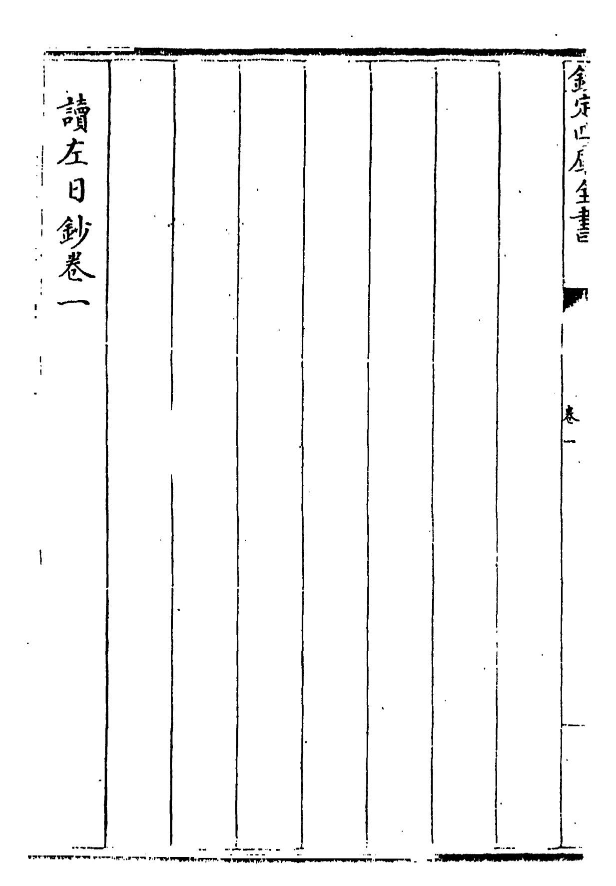
蘇軾曰以鄧之微無故而殺大國之君楚將舉國而讐之其亡更速夫鄧不患有楚而患不能脩德以自強使其國不可亡國茍不可亡雖百楚子何害不然殺一楚子天下遂無楚子乎

人將不食吾餘

邵寶曰餘似謂祭之餕餘故下以社稷不血食言舊注不明　一云時三甥因享楚子欲置毒飲食中殺之故鄧侯言因享害人人將不食我餘食也以為餕餘無謂

七年不害嘉穀也

趙防曰宣十五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此黍稷可更種也





讀左日鈔卷一

讀左日鈔卷二

吳江　朱鶴齡　撰

八年治兵于廟

劉氏譏廟中非治兵之所按孔疏云治兵于廟者告于廟習于巷也但傳終未盡

仲慶父請伐齊師

疏公子慶父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

明釋八年傳稱仲慶父舉謚稱之則謂之共仲葢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至後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其以謚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僖伯管敬仲之類也

奉公子糾來奔

注子糾小白庶兄　程子以小白為兄子糾為弟朱子從之愚按左傳注子糾實小白庶兄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據此以糾為小白

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管仲臣於桓公兄

公子糾皆與昭不合黄楚望云春秋立子以貴子糾

母魯女魯女貴班在衛上明子糾當立考史記襄公

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

奔莒鮑叔傅之其母衛女也有寵於僖公觀兩次字

兄弟之序可見矣　又按經書齊小白入於齊則小

白固宜有齊者也小白曷為宜有齊也小白不立則

管仲不相管仲不相則周室日卑不胥天下而夷狄

不止夫子既恕管仲之不死安得不恕桓公之得國若夫子糾之為兄歟為弟歟固所不必論矣

九年桓公自莒先入

史記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

有高國内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馮時可曰管子大匡篇齊使至魯魯君乃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我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

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此文必出於戰國以後其中亦有與左氏小異者左氏云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而大臣以忽為行入齊境自刎夫魯人從鮑叔之請必殺糾於國召忽必以是時俱死若行入齊境而死非忽所以致命也左氏以忽死而仲因大臣以仲忽俱縛而忽死顧忽能死則必不縛忽甘縛則

必不死又鮑叔之稱夷吾於公也左氏以為管仲已至堂阜大臣則謂言於未召之前愚謂鮑叔慎者也其以身使魯知必不預言也由此言之左氏之文尚未遠於春秋而大臣遠矣使相可也

史記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同脩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禄賢能齊人皆悅按管仲治齊事詳在齊語故内傳不及亦應據

此補之　按内政之法五鄉一師萬人為一軍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敵人新來而氣盛則且以不戰挫之俟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鋭氣可以奪也

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

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注皐比虎皮疏禮記武王倒載干戈蒙以虎皮名之曰鞬櫜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他書未聞

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御與車左右皆死之與此不同孔氏謂記言為妄陳氏曰記不過言公車敗而已易車之後因二士死敵遂大敗宋師乃與春秋傳互相發明戰幾敗復勝如韓原之戰幾獲秦伯後

世如此者多矣經有不悉書傳或不能備不可以檀弓所載與經傳不合即云記妄也

十一年宋師未陳而薄之

吳子凡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

臧孫達曰

臧孫達見桓二年氏族考魯孝公之子公子彄食邑于臧因以為氏世本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三桓

之先臧氏展氏為魯世卿

十二年蕭叔大心

按蕭邑大夫字叔名大心杜以叔為名非也　趙汸曰疏云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今按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宋蕭亳實殺子游時蕭為宋邑莊二十三年蕭叔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

十四年諸侯伐宋

趙汸曰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經總稱諸侯則傳為序列意與日月互見同

傳瑕殺鄭子

鄭子子儀也趙汸曰殺鄭子不書者魯人始終君突自鄭忽復歸後鄭歷三君皆不通於魯故鄭伯入國經不書

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傳遯曰言子儀所畏忌者其氣方燄燄而盛故蛇妖

應之蓋謂厲公也杜氏注似以氣燄屬忌人者言夫忌人則其氣怯矣何燄燄之有

厲公入遂殺傅瑕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傅瑕是也傅瑕雖以劫殺鄭子納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　按鄭厲之殺傅瑕晉惠之殺里克以其貳也衛獻之殺甯喜以其專也此三君者信無君人之道矣而三臣反覆不免誅夷亦可為賣

國之戒

繩息嬀

注繩譽也按說文作譝戲曰靳譽曰繩古語如此疑是方言

秋七月楚入蔡

趙汸曰蔡哀侯在楚而蔡人會于北否此荆所以入蔡也傳以為由息嬀故葢采輯小說舉其細而遺其大

十六年鄭伯殺公子閼

注祭仲黨疏按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當為孫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詩疏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並虢公命晉侯之年

始併晉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無衣之詩所由作也　吕祖謙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殺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至此乎四失也十三年曲

沃武公弑晉小子侯明年王猶能命虢仲立哀侯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由此觀之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有自來矣

惠王立而復之

注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經傳王室微弱不復能自通于諸

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趙汸曰經書葬桓王後王人救衛王姬歸于齊則莊王也單伯會伐宋會諸侯于鄄命曲沃伯為晉侯則僖王也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以後皆惠王事杜云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非也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

自古無此諫法左氏目為愛君安可訓乎東萊謂不

幸為楚子所誅則陷于惡逆斯篤論也魏禧曰楚子伐黄而黄敗乃鬻拳之幸使黄人乘楚之敗而勝之楚師再衂則拳雖欲死其何以為死耶

衛師燕師伐周

譙周曰燕與子頽逐惠王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按史記正義云南燕滑州胙城南燕伐周以與周近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覲昭三年春秋特書北燕伯欵可見

二十一年闕西辟

注闕象魏也疏辟是旁側之語服虔云西辟西偏也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疏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　按傳文鄭伯享王是五月以前事至虢公請器則厲公已没林注以始惡于王屬厲公非也惡讀如字即周鄭交惡之惡

二十二年在其子孫

史記正義六四變内卦為中國外卦為異國又内卦

為身外卦為子孫故知在子孫也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疏觀者視他之辭賓王之事若筮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已之言其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

風行而著于土

疏巽在坤上故為著土著直略反林注風動物也故行而著于土明不在本國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史記正義六四變此爻是卓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為女女乘羊故為姜姜齊姓故知在齊

物莫能兩大

陳滅而後田齊興杞滅而後于越興虞滅而後吳興所謂物莫能兩大

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按如此占易都似事後追叙語不能不疑朱子則謂

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如符命之類
爾又合閔元年畢萬筮仕傳觀之知左氏傳春秋者
必春秋季年人物所以追論成敗多附會之辭
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
按晉自桓叔封曲沃子莊伯代立獻公之祖也金履
祥曰晉自桓叔莊伯奪宗故獻公亦忌其族之聚而
殺之桓莊之裔無遺天道亦可畏矣
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

疏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修取其自修也惟
榛無說葢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腶脯加薑桂
曰修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
也

傅遜曰此與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而彼此
異議故注以置閏失所言之陸子餘闢其謬　劉敞
曰日食變之大者雖非正陽之月豈可安而視之春

秋所以書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爾

二十六年晉士蒍為大司空

趙汸曰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孔氏云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雖則非卿其職掌同

二十七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史記晉獻公九年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

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

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按晉語云狐氏出

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杜氏本此為說

小戎子生夷吾

注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傳遜曰傳云允姓之戎

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未必即薦女

于晉上孤姬稱姓子亦當是其姓也杜引允姓之戎恐未然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二五如今人稱行也益狎昵小人之稱

使言于公曰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假二五為之益言不由已則可從中贊決使獻公不疑從之易易耳

國語又有優施通于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益女子

小人未有不廣樹其黨而能亡人之國者

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

凌稚隆曰廣莫謂曠絶即曲沃與蒲屈也言章君之功伐使人皆曰狄人曠絶之地今皆為君都邑因獻公喜功好大故以此歆之杜注以使俱為復使二五俱說此美非也

楚令尹子元

陳傅良曰子元不稱人楚未有大夫也　趙汸曰中

國有伯則楚君大夫將皆稱人經變文也

欲蠱文夫人

注文王夫人息嬀也　息嬀儘聰明只欠息侯一死

楚文沒而子元即欲蠱之亦窺其不能死耳下御人

乃夫人侍人即為子元通蠱者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杜牧曰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

疑惑不決不敢與我戰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敖

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亦其義也

三十二年為管仲也

注公為管仲城私邑按穀乃魯邑非齊之穀也辨詳

集說

虞夏商周皆有之

國語内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黔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

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

于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國語不言虞未詳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亦其物也言所享之物亦如其所至之日如甲乙日

降則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之類

能投蓋于稷門

按杜云蓋覆也自投而反覆于門上此解本可疑劉

炫規杜云投車蓋過于稷門似得之

成季奔陳

注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陳傳良曰奔非其罪雖我

公子為命大夫亦不書

閔公

元年滅耿滅霍滅魏

史記索隱平陽皮氏縣汾水南耿城古耿國也永安

縣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

河東河北縣古魏國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

三國皆姬姓趙汸曰滅耿滅霍滅魏不書者春秋之

初楚滅諸小國在南晉滅三國在西告命皆未通于魯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按士蔿晉之謀臣也勸太子以遠害而逃其後孫突諸人皆主此說然城曲沃之時申生猶可行及驪姬置毒以後行將安適申生所謂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其情誠可哀矣吳臨川澄曰申生死孝與屈原死忠一也申生但知事父之為孝屈原但知愛國之為

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崔銑曰獻公入驪姬之讒必欲殺申生矣使申生被惡名而出獻公又必將甘心焉不為宋馮之受伐則為宋萬之賂請身死而負逆名孰若受命自裁之為共乎夫快心之忿情難釋也反常之禍辭難明也申生計之審矣二說論申生為當故錄之　白居易責申生不為吳太伯之讓愚謂太伯之讓以季歷之有聖德也申生則難言矣當時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皆

為驪姬所譖而出申生即欲讓將誰讓乎讓則讓奚齊耳讓奚齊而出于理安乎奚齊果立晉國之禍未有已也而謂申生之心能晏然已乎

二年共仲白奚斯之聲也乃縊

趙汸曰慶父不書卒者罪重于叔牙不以卿禮成喪

間于兩社

疏亳為殷都殷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故與周社並建二社當俱在雉門之外左亳社右周社間

于兩社謂在兩社之間朝廷于此詢謀大事是執政之所在也

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

疏乾為君父離為乾子今還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

有文在其手曰友

王應麟曰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㕦魯作衣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及狄人戰于熒澤

書疏鄭云熒今塞為平地熒陽民猶謂其處為熒澤在其縣東杜預左傳注謂此熒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葢此澤跨河南北而得名耳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

按齊人強昭伯烝宣姜生文公竟以存衛稱賢君焉又生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賢女也始信賢愚之生

不係乎氣類

立戴公以廬于曹

疏此年之末文公在位計戴公為君不過数十日耳陳氏曰戴公未成君例不書按詩風衛并邶鄘盡得商畿内之地蓋大國也懿公之難渡河東徙而故都為墟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曹楚丘而河内殷墟皆屬于晉鄭玄云楚丘與曹不甚相遠皆在東郡界中漢東郡今大名府滑縣開州曹詩作漕

里克諫曰云云

呂祖謙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至矣迨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惮克未發也使優以言動之克乃曰秉君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姬始無惮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身驪申之際豈中立之地哉

則佩之度

注佩玉者士君子常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是也較杜勝

受脤于社

疏周禮有蜃器蜃大蛤也以飾脤器因名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魯之歸季友立僖公皆齊桓力也因魯事而并撮邢衛事于此以表齊桓持危繼絕之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按史稱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苦以收衛民與傳稱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等語合誠可謂自強於治矣然終其身崎嶇漕濮閒不能收復故都尺寸河北之地拱手而授之晉文說者或咎其陰計深而雄才寡考莬圃之役朝衆讓國以激怒國人狄師遂挫則亦非不足于權畧者也夫布衣帛冠之自奮僅足救熒澤之覆車而康叔武公之深

仁不能敵新臺之餘殲衛之遂失河北也於文公何尤焉

僖公

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疏犖之盟邾人在焉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

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僖公奔
邾則爲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内邑無故而敗其師亡
信背義莫斯之甚杜以爲不然故别爲此説然此説
亦無所據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邵寶曰女子從人固也不曰與弑二君乃稔惡乎况
齊桓以伯令討之曷謂已甚此説行天討不加于武
壁矣

二年不書所會後也

注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爲文趙汸曰此穀梁

離至不序之例左氏不達妄謂後期説者疑之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王應麟曰冀爲不道杜氏以皮氏東北冀亭爲冀國

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

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葢冀戎晉自有

冀邑冀缺爲卿復與之冀是也　水經注傅巖東北

十餘里即顛軨坂也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有東西絶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傳説傭隱止息於此　按疏引服虔云伐鄍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此説似順若冀自伐虞虞自報冀則于晉何與而稱之

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寶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退則保出則侵

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疏馬融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服虔云下陽在太陽東北三十里按漢太陽縣今陜州

三年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

趙汸曰歸蔡姬當時適有是事或者假此為名欲出楚人不意耳左氏惟記所聞故未盡

四年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誓馬牛其風疏云牝牡相誘謂之風馬牛風逸疆

場事有然者不相及言疆域之遠也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邵寶曰齊魯皆元勛侯伯之命曷為不于魯而于齊乎當是時周公不之齊太公在齊伯禽不敢當此命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疏齊之西境當在九河最西徒駭其東至于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史記索隱今淮西有故穆陵關

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爾貢包茅不入

按管子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晉志零陵有香茅今辰州包茅山出包茅有刺而三脊　真德秀曰楚子僭王罪之大者不貢罪之小者管仲度桓公之力未足制楚使責其大者而楚不服攻之不克圍之不下將何辭以退師乎舍其所當責者㢘不勞

而師有功仲叅計之審矣　時楚方強而子文之賢適爲之相管仲度未有以制之故姑詰此以示薄伐之義使之受盟即退爾

無以縮酒

書疏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讀蕭爲莤束茅立之酒沃其上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氏解左傳云束茅而灌之以酒蓋用鄭興之說

昭王南征而不復

穀梁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征荆蠻及涉漢梁敗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則昭王没于漢不得振王北濟故舊說皆云漢濵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没漢也　孔氏云膠船之說不知本出何書按竹書紀年昭王末年喪六師於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

師進次于陘

史記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地志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十里林注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

方城以為城

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西塞史記索隱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是而服氏云方城山在漢南未知有何依

據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一作六里連山相接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筳短龜長

時史蘇欲止公之意故託言筳短龜長其實蓍龜智靈相似無短長也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蓍知

成數七八九六之神　傳遜曰記云卜筮不相襲卜不
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之耳

一薰一蕕

吳任臣曰薰蕙草今零陵香亦謂之薰草

太子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魏了翁曰驪姬之殺申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
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
可故驪姬首賂二五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人之

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以威民懼戎闢地啟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汚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若此者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石顯之陷蕭望之亦猶是矣然恐獻公猶未忍果于殺也則又使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

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肓為其子屈乎懐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律申生至是無逃死之地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則又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辭諷其為附麗之計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獻公之意其成也已久故歸胙之詐至易辨而不復辨申生

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明則有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然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自是晉國之亂踰二十年由驪姬行讒而二五優施三姦助之也故女子小人表裏固結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趙汸曰傳于此年記正月日至與雜記孟獻子之言合後昭十七年記太史與梓慎之言二十一年記梓

慎之言二十四年記昭子之言皆見周人改月改時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疏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鄭衆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此出古占候書

士蔿稽首而對

陸粲曰士蔿之對皆游辭也曲沃與蒲屈城而三子

見疏晉始兆亂蔿者獻公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盡諫

止焉既受命以興事矣弗慎置薪若將有為也及承公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嬖之謀忠敬事君者固若是乎且退有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蔿固姦人之雄内存寵禄而外恤公議姑為是以自説于衆曰我亦嘗諫之云爾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為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蔿里克君子深疾之

按士蔿為獻公謀殺桓莊之族殆盡其能保天道之不還乎驪姬特假手焉耳龍絡之讒譖之其應也

不爽毫末故晉獻之禍士蔿始之里克成之

校者吾讐也

卲經邦曰衛太子之傅石德教太子矯節收江充等

繫獄卒至湖城之禍豈非讐乎重耳之不校父命庶

幾知人子之道矣

勸之城其賜邑

按召陵之役申侯賣濤塗以媚齊而申侯之報復乃

更險始搆兩國之兵禍卒及其身媚人者果何益乎

輔車相依

疏曰輔為外表牙車為內骨故曰相依　傅遜曰注疏解輔車本借名又與唇齒重複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輔與車固相依也輔車唇齒是二物為譬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史記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及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雍曾孫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索

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河東太陽縣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顧炎武曰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即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虛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楊慎曰吳古虞字省文

藏于盟府

注盟府司盟之官疏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漢封爵之誓即盟類

虞不臘矣

疏月令孟冬臘門閭及祖先五祀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趙汸曰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為之亦明臘不自秦始或疑臘作于秦誤矣

丙之晨龍尾伏辰

疏東方七宿皆為蒼龍其龍南首北尾角是龍角尾即龍尾故注云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為辰于時日體在尾星與日同處共日俱出入故常伏不見也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均作袀注袀服黑衣也均袀古字通　林注庭燎詩言觀其旂溫公叶音芹此當與同讀按陳第古音考旂音斤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注鶉火星也疏南方七星皆為朱鳥其鳥西首東尾故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天策即傅說星見天官書傅說星在尾之末合朔在尾故其星近日微焞焞然無光耀也

疏以三統歷推之此夜是月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十四度從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餘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鶉火之次正

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則鶉火次之星也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按此釋經所以書新密為新城也杜注非是辨見集說

許男面縛銜璧至微子啓如是

楊慎曰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也葢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為長亂之為治擾之為順糞

之為除皆是　趙匡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面縛銜璧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已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爭許乎劉敞曰八年許男即會盟于洮知其初不降楚也且云微子面縛尤妄陸粲曰聞諸孔子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胡為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益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馬謬矣愚按昭

四年傳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楚子問諸椒舉舉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據此則許男事不可謂無考此年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事在秋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事在冬蓋楚子歸至武城而憤猶未息蔡侯畏楚特將許男以見之非許男本意故八年即與洮之盟也若微子啓與武王云云則逢伯設辭必非事實余尚書埤傳已辨之

八年不殯于廟

疏注云殯過廟者將葬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于廟中也　邵寶曰殯于廟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王樵曰按傳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及襄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

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亦非可秘者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待至十二月乎襄王有子帶之難洮之盟爲謀王室即不可知惟秘喪決不可信或曰甯毋及洮兩合諸侯皆爲鄭也

九年使孔賜伯舅胙

金履祥曰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旂之賜皇極經世書錫命爲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歟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爲辭益以宗廟爲重也

加勞賜一級

邵寶曰加勞謂既老矣而又加之以勤勞也級階之級也不欲其下拜故賜之進階

恐隕越于下

王錫爵曰下即堂下言我若僭拜于堂則神魂不安必致隕墜于堂下矣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王應麟曰葵丘之會孟子所謂五禁者詳見于管子

大正篇左氏絕不及吕成公曰桓公于五命之戒未免身自犯之故左氏隐而不書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樂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史傳不載　趙汸曰傳記盟辭即孟子所述之末句其五禁之辭傳不能舉則二伯之事闕漏多矣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按宰孔之料齊侯智矣其止晉侯之與會非也黄東

發有論見集說

其在亂乎

按杜云在存也此解不明白孔意以齊桓內行不正今之所憂者其在亂乎君亦嘗請晉之亂無勞遠行也意在諷晉獻耳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

按里克欲納文公正也而不果者其才不足且中立之心為之祟也平鄭才又不及克豹亦類其父更不

足言矣

藐諸孤

注言其與諸子縣藐　杜解非也言奚齊卓子藐焉弱小耳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司馬光曰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不能正諫之于其始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　愚

謂葉公云復言非信也荀息之復言徒足為玷而不可以為信況考之外傳荀息傅奚齊之時太子申生無恙也太子在而息遽以死許奚齊則是獻公廢立之謀成于息也後儒乃以能不食言許之豈不誤哉

十年夷吾無禮

按無禮指烝于賈君之事此賈逵說也得之不然夷吾方改葬加謚而何以怒其無禮哉

七輿大夫

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大夫七輿之官疏每車一大夫主之此見周禮大行人

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金履祥曰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召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為比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不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史記索隱陳留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為東樓公在此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東邑也僖十四年傳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有營陵臣瓚以為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周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左氏云淳于公如曹是也

張洽曰州公如曹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是畿內

之地即河内州邑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晉為杞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按杞遷緣陵不知自何地而遷張注所引或説或有之索隱謂杞改國號曰州則斷非事實又按會鹹諸侯不重序前目後凡之例也注云闕者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亦非辨見集説

號射曰

注虢射惠公舅也　傳遜曰疏云晉語惠公稱虢射為舅故杜本之考晉語韋昭注諸侯謂異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既非戎人非惠舅可知



讀左日鈔卷二